

核心自我評價理論與研究： 近年文獻探析

A Literature Review of Empirical Studies on Core Self-Evaluations During the Past Decade

劉恆鈺¹、丁原郁²
Heng-Zheng Liu¹, Yuan-Yu Ting²

摘要

核心自我評價為個體潛意識對整體自我價值與能力的深層次評估，影響個人對現實的看法與行為表現。本文旨在探討核心自我評價近十年（2012~2022）於心理狀態的發展現況，彙整國內外核心自我評價與心理相關之58篇實徵性研究，分別從研究對象、核心自我評價狀態比較與研究主題及結果進行分析後，形成以下結論：（1）研究對象：多以全職工作者及大學生為主，國內少有非工作群體相關之研究，亦無跨群體或文化之比較研究。（2）核心自我評價狀態：核心自我評價發展與性格差異、婚姻、家庭狀況及生命經驗有關，性別影響之結果不一。（3）研究主題及結果：結果顯示核心自我評價存在正負向兩種特質，且其應用範圍廣泛，眾多研究支持核心自我評價具有重要意義與價值。（4）實務工作的研究與應用：國內研究多在組織心理、工商心理及管理學範疇，諮商領域研究較少，亦無諮商實務相關之應用。（5）量表的在地化發展：目前於臺灣並無統一使用之繁體中文工具，多仰賴學者獨立翻譯進行研究，且使用之題項及選項皆不相同。根據上述發現，本文建議未來的研究可朝向發展統一之本土化測量工具，比較不同文化、生涯階段、群體之核心自我評價與心理健康之關係，並結合諮商理論或技術於諮商實務中進行應用等方向發展。

關鍵詞：人格特質、心理狀態、文獻回顧、核心自我評價、核心評價

¹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碩士生

²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助理教授

通訊作者：丁原郁，（802）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16號，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E-mail：tingleewei@gmail.com



壹、前言

自我概念的探索是心理學領域在探討個體發展時，穩定而持續關注的議題。整體來說，自我概念是個人對於自身從外在行為表現、外貌，至內在想法、價值觀、人格特質與喜好的認識及預估，以一種系統性的方式將對自我的感覺和信念組合形成（Bailey, 2003; Combs, 1962）。除了對自己的了解，自我概念同時受到外來價值與評斷的影響，交互整合成對自我的一套評斷機制（Shavelson et al., 1976; Widra & Amidon, 1987）；而隱藏在個體潛意識位置最中心的思想與判斷，則被稱之為「核心評價」（core evaluations），影響個人如何感知現實、他人與世界（Packer et al., 1985）。Judge等人將前述之核心評價中，對於自我的部分更聚焦探討，以諮商心理學、臨床心理學、教育心理學、人格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領域為基礎，在結合大量實徵研究後提出了「核心自我評價」（core self-evaluations）的理論概念（Judge et al., 1998）。自此，核心自我評價以「核心」及帶有自我價值判斷的「評價」角度呈現，開拓了自我概念與人格的新觀點。

已有多項研究證實，核心自我評價的狀態對個體在生活適應、身心健康與職涯發展上有高度關聯。高核心自我評價的人，往往對自己較正向積極的看法，相信自身能力且更勇於面對挑戰和挫折（Broucek, 2005; Srivastava et al., 2010），在職涯規劃與工作展現上具有較佳的表現及成就（Bono & Judge, 2003; Judge, 2009; Koumoundourou et al., 2011），尤其對生活滿意度、工作滿意度以及整體幸福感皆具有正向影響（Bowling et al., 2010; Extremera & Rey, 2018; Judge 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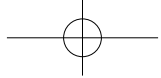
al., 2005; Kong et al., 2014），甚至為憂鬱及自殺防治的保護因子（Quintana-Orts et al., 2022; Zou et al., 2022），可見其概念可視為個體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標。然而探尋國內資料，核心自我評價的發展大多以工作領域為主，探討工作效能與組織行為表現（徐美雯，2014；陳冠年、林淑慧，2021；楊淳安，2020），較少探討個人的內在心理健康或於諮商工作的應用。因此，本文將以核心自我評價理論的介紹為始，並歸納比較近十年國內外核心自我評價與心理狀態主題相關之實徵研究，藉此了解當前核心自我評價的研究與應用成果，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作為未來研究及運用之參考。

貳、核心自我評價的概念

核心自我評價是個體對於自我能力、價值，乃至於整體自我的一套整合、穩定且持續的基本評估。其理論認為，每個人在認識自我、探索自我的過程中，應潛藏著更高層次的內在評價歷程，對於自我、他人與世界產生一套廣泛而獨特的價值性評估（Judge et al., 1998）。若自我概念探討的是「我是誰？」，那核心自我評價的探討除了「我是誰」，納入更多「我如何？」、「我好不好？」的心理評斷。對自己具有高核心自我評價的人，相較於低核心自我評價，具備較積極正面的自我概念，對於自身能力往往較有信心與把握，面對挫折及負向情緒也較能調節（王智弘，2018）。核心自我評價蘊含著四項特質，分別為：

一、自尊（self-esteem）

為核心自我評價的基礎概念，係指個人對整體自我價值的主觀評價，影響



個人在面對自己所重視的領域及事物時，如何為自身表現設定的一套標準與期待 (Harter, 1993)。

二、一般自我效能 (general self-efficacy)

源自Bandura (1986) 提出的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並將概念納入整體觀點，形成全面性的一般自我效能，泛指在非特定領域之下，個體對於自身能力所具備的一套評估與信念 (Judge et al., 1998; Sherer et al., 1982)。

三、制握信念 (locus of control)

由Rotter (1966) 提出此概念，指個人所感知周遭的生活事件，內在 (自己) 與外在 (環境) 的掌控程度，分為內控與外控，在核心自我評價中較多衡量積極自主的內控特質。

四、情緒穩定度 (emotional stability)

係指個體自我情緒調節與控管的穩定性，取McCrae和Costa五大人格理論中的神經質向度 (neuroticism) 作為測量指標，為核心自我評價的反向特質 (Judge et al., 1998)。

核心自我評價被視為四構念的潛在核心因素 (Judge & Bono, 2001; Law et al., 1998)。Hiller與Hambrick (2005) 根據其理論概念形成核心自我評價的結構示意圖，如圖1 (經同意授權使用)。整體而言，核心自我評價涵括四個因子，但不等同於四因子的總和，是個體心理更深層次且獨特的人格概念。

在核心自我評價的測量層面，使用

的測量工具有二，其一為38題的核心自我評價特徵評量 (Core Self-Evaluations Measure, CSEM)，包含自尊、一般自我效能、制握信念與神經質四個分量表，分別測量四項核心自我評價特質；其二為12題的核心自我評價量表 (Core Self-Evaluations Scale, CSES)，以單一構面形式測量核心自我評價 (Judge et al., 1998; Judge et al., 2003)，現以CSES為多數研究使用的主要測量工具。目前，核心自我評價理論及其量表已證實適用於東西方多個國家，並經由嚴謹的程序被翻譯成不同語言 (Beléndez et al., 2017; Di Fabio & Busoni, 2009; Gurbuz et al., 2021; Piccolo et al., 2005)，顯示出核心自我評價的普遍性與跨文化之特性。

參、文獻比較

筆者自國家圖書館之「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華藝線上圖書館」、「Web of Science資料庫」、「EBSCOhost資料庫」搜尋「核心自我評價」近十年文獻，共計選取58篇與心理狀態主題相關之實徵性研究文獻進行分析比較，以下依據「研究對象」、「核心自我評價狀態比較」以及「研究主題及結果」說明：

一、以研究對象分類

筆者根據所選之58篇文獻依研究對象進行分類，經整理後發現核心自我評價的研究整體多以成年在職工作者為對象 (共32篇，佔全體55.1%)，其次則是大學生 (共15篇，佔全體25.8%)；而有指定職業的18篇研究中，樣本對象為教師的研究最多 (共9篇)。以國內外文獻進行區分比較，近十年臺灣核心自我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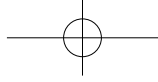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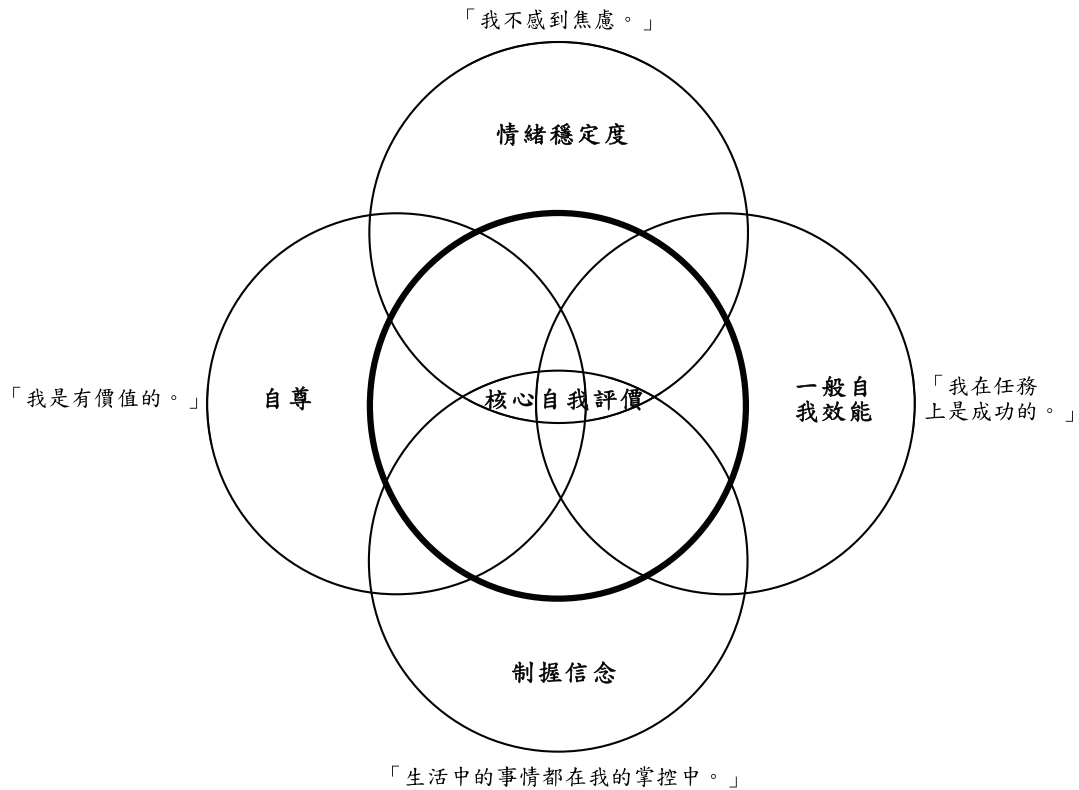


圖1

核心自我評價結構示意圖



註：譯自"Conceptualizing executive hubris: The role of (hyper-) core self-evaluations in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By N. Hiller and D. Hambrick, 2005,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6, p.300. Copyright 2005 by John Wiley & Sons, Inc. Adapted with permiss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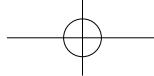
價主題的研究對象著重在成年全職工作者，僅三篇研究對象含有學生群體（杜秉叡、黃鈺涵，2014；柳建興、李慧，2014；蔡佳諺，2021）；而國外研究裡，以成人和學生群體為研究對象的文獻則佔約各半。

國內以全職工作者為主要研究對象，考量核心自我評價之研究最早係以人格特質探討對工作滿意度及職場工作績效的影響為出發點，作為選用人才的應用與評估（Bono & Judge, 2003），筆者認為可能因此成了國內的相關研究傾向。然而核心自我評價內涵的自尊、一般

自我效能、制握信念及情緒穩定度，應為人類的共有特質，且有多項研究證實核心自我評價可有效預測學生、傷殘與癌症患者的生活適應、壓力和憂鬱反應（Broucek, 2005; Kaya, 2022; Kaya et al., 2022; Smedema et al., 2015）。核心自我評價在臺灣不同群體的發展及其內在歷程為何，值得深入探討。

二、核心自我評價狀態比較

延續研究對象的分類，筆者分別以學習及工作階段，探討不同時期的核心



自我評價狀態。彙整歷年文獻可看出，近十年高中以下學生的核心自我評價普遍為中上程度（蔡佳諺，2021；Pelález-Fernández et al., 2021; Quintana-Orts et al., 2022; Zou et al., 2022），而男性的核心自我評價較高於女性（Pelález-Fernández et al., 2021; Quintana-Orts et al., 2022）。大學生的核心自我評價狀態則為中等或中上（Debicki et al., 2016; Smedema et al., 2022; Turska & Stępień-Lampa, 2021），在性別方面，雖然男大生的核心自我評價得分略高於女大生，但整體上沒有顯著的不同（柳建興、李慧，2014；Saleem et al., 2022），而父母過於極端的管教態度會明顯影響到大學生的核心自我評價發展，進而干擾其對於自我的理解與展現（Sun et al., 2020）。

在全職工作者部分，吳美連等人（2012）和Valls等人（2020）發現，剛畢業踏入職場的社會新鮮人，其核心自我評價普遍為中上程度，但相比之下，整體仍較一般企業員工稍低（吳美連等人，2012）。此外，核心自我評價高的人，其生涯規劃程度較高，也具有較強的創業動機及傾向（吳美連等人，2012；Valls et al., 2020）。而一般組織員工的核心自我評價則為中等或以上（莊文隆等人，2012；陳福生，2017；St-Onge et al., 2020; Yu, 2016）；教職員普遍為中高程度（胡丞筑、呂宛蓁，2020；張珮珊，2021；Nastasa et al., 2020; Pelález-Fernández et al., 2022）。張苑蔚（2016）、Gbadamosi與Ross（2012）指出不同性別、婚姻狀態、教育程度，對於核心自我評價沒有顯著差異。但是，藍若寧（2020）以諮商心理師進行研究發現，性別及婚姻狀態的不同，對個人核心自我評價是有顯著差異的。任淑芳（2020）同樣發現性別對於基層主管核心自我評價與其帶領風格的影響，存在不同的結

果。再者，年齡、工作資歷、感知社會支持越高，核心自我評價也有顯著提升，顯示出個體的成長經驗以及人際支持對自我價值的評估，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徐美雯，2014；張耀忠，2020；黃苓毓，2012；黃琪媛，2018）。有學者亦發現具有正念特質、性格傾向主動、相信事在人為的人，核心自我評價往往較高（Saleem et al., 2022; Valls et al., 2020），此結論呼應了核心自我評價中，相信自己具有掌控環境的能力、較能調節自身情緒，以達平穩的內控傾向及情緒穩定度。

整合上述，研究顯示核心自我評價的發展與個體差異、家庭因素及環境有關，包含人格特質、照顧者的教養態度、生涯階段經驗。此發現驗證了Judge等人（2009）認為核心自我評價為個人的核心特質，透過內在信念向外展現獨特的行為表現，同時也藉由外在環境與生活經驗的累積，產生對內改變的交互循環論點。性別對不同生涯階段的核心自我評價是否有差異影響，目前未有一致的定論。性別議題往往與社會、家庭給予的角色期待，有高度連結。隨著世代變遷，男尊女卑的傳統價值已逐漸被平權觀念所取代，然而從高等教育的科系選擇上，仍可看出性別對應領域的差異（余明仁，2019）。臺灣過去為典型的父系社會，在性別平權灌注的教育歷程下，個體看待自身價值與能力是否也會隨之演變，值得持續探索；而華人文化在之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亦值得深入探究。

三、研究主題及結果

筆者根據彙整文章的研究主題及結果，參考了Chang等人（2012）對核心自



我評價相關研究主軸之劃分加以調整，將其分為「核心自我評價的性質」、「核心自我評價與工作及學習狀態」、「核心自我評價與生涯發展及規劃情形」、「核心自我評價與生活及心理適應情形」、「核心自我評價與壓力及衝突因應」、「核心自我評價量表之檢驗」六大類，以下分述之。

（一）核心自我評價的性質

此類別中彙整了4篇文獻，探討了核心自我評價的正向與負向性質和內涵。過去研究裡大多探討核心自我評價的正向特性與高核心自我評價帶來的益處，如Di Fabio等人（2012）指出核心自我評價與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呈現顯著正相關，呼應核心自我評價中情緒穩定度與控制的能力。然近十年研究中發現核心自我評價，其實也存有負向特性：Yu（2016）在探討工作與家庭雙向衝突的研究中指出，核心自我評價經過職場復原力的中介，對緊張壓力為基礎的職家衝突呈現正相關，且在工作壓力和職場復原力中介下對於行為基礎的職家衝突亦呈現正相關，可看出高核心自我評價在特定的職家情境中，反而更容易出現碰撞。Valls等人（2020）則發現核心自我評估與積極性格，具有正相關，但低核心自我評價可透過生涯規劃緩解積極性格對職場新鮮人在找工作時，感覺自己條件過優，進而導致就業困難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Wang等人（2021）針對兼具工作與學業的在職學生進行核心自我評價四項特質的檢驗，結果顯示制握信念對核心自我評價的貢獻度相較於其他三項來得少。從文獻中可看出，高核心自我評價亦可能存在對家庭與職場的負面影響，反觀低核心自我評價雖不受推崇，但同樣具備其內在調節的優勢；而特質的檢驗也顯示出核心自我

評價的架構不是平等呈現，自尊、一般自我效能、制握信念以及情緒穩定度在核心自我評價中的作用存有比例上的差異。

（二）核心自我評價與工作及學習狀態

此類別共匯集18篇文獻，大量結果顯示核心自我評價對於個體看待工作的內在狀態具有正面影響力。莊文隆等人（2012）、陳福生（2017）、繆敏志與施權峰（2021）均發現，核心自我評價越高，員工的工作及組織承諾度也越高。王迺玟（2012）和楊淳安（2020）則表示，個人的核心自我評價與敬業精神及貢獻度呈現顯著正相關。類似的結果同樣出現在其他研究中，嚴敏慈（2017）指出員工的核心自我評價越高，其當責感受越高；核心自我評價也與工作參與度呈現顯著正相關（林安仰，2019；Peláez-Fernández et al., 2022），同時亦較能感受到組織中的社會支持（莊文隆等人，2012；黃琪媛，2018）。

而在工作對於本身內在狀態的影響方面，核心自我評價同樣展現出正面的影響。藍若寧（2020）與Stanhope等人（2013）分別以諮商心理師及軍事人員為研究對象，探討核心自我評價和自我效能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核心自我評價越高，其工作及學習自我效能感也越高，其中諮商心理師的核心自我評價能完全中介原生家庭經驗和諮商自我效能之間的關係（藍若寧，2020）。陳郁翔（2019）、黃愛雯（2013）的研究中則指出，核心自我評價可有效預測員工的工作滿意度。此外，核心自我評價對於感知社會支持及工作滿意、組織承諾之間具有部分中介的效果（黃琪媛，2018）。王佳琳（2017）在探討國中教師人格特質和情緒勞務的相關研究中亦指出，教師的核心自我評價在人格特質和情緒



勞務之間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從外在表現來看，徐美雯（2014）、陳郁翔（2019）、楊淳安（2020）均發現核心自我評價與員工的公民組織行為，呈現顯著正相關；而蔡霈湘（2020）則指出核心自我評價與稅務人員的工作壓力及離職傾向，具顯著的負相關。另外，Debicki等人（2016）在探討學生學習績效的研究中也顯示，即使控制了過去被認為對學習表現有高度影響的大五人格之後，核心自我評價仍提供了顯著的學習表現預測力。

綜合上述，研究支持了個人如何評斷自己的能力和價值，除了使其在面對身處環境時，對於環境與自我有不同的看法以及滿意度之外，同時也會影響到自身是以積極或消極的行為來因應現況，進而成就不同的行為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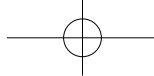
（三）核心自我評價與生涯發展及規劃情形

研究顯示，核心自我評價對個人的生涯發展及規劃情形，呈現正向關聯。胡丞筑與呂宛蓁（2020）、蔡佳諺（2021）分別透過運動教練及高中生進行研究，發現核心自我評價可有效預測個人的生涯適應能力，進而促使運動教練減緩陷入職涯高原的程度（胡丞筑、呂宛蓁，2020）。Di Fabio等人（2012）則表示大學生的核心自我評價與生涯決定困難呈現負相關，此與Koumoundourou等人（2011）以青少年群體進行的研究結果相符。而吳美連等人（2012）及Valls等人（2020）的研究則顯示職場新鮮人的核心自我評價與其生涯規劃程度、創業傾向及動機呈現顯著正相關。從上述研究可看出，核心自我評價使人能以積極主動的方式探索、掌握自己的生涯規劃，從而提升個人實踐的可能。

（四）核心自我評價與生活及心理適應情形

此類別共整理了14篇研究，研究結果顯示核心自我評價與個人的生活適應有密切的關聯。從Extremera與Rey（2018）、Kong等人（2014）、Peláez-Fernández等人（2022）的研究中可發現，不論是身為學生或是成年工作者，其核心自我評價皆可有效預測生活滿意度，其中Kong等人（2014）發現核心自我評價可完全中介正念與生活滿意度之間的關係，使人提升幸福感。鄭思廷（2019）研究則顯示在職工作者的核心自我評價與職家增益間具有正向影響，使其工作生涯滿意度得以提升，此與Nastasa等人（2020）在探討教師工作及家庭間的交互作用之研究結果不謀而合，顯示核心自我評估對於職家平衡存在積極的影響力。

核心自我評價對於心理健康與情緒調節也存在重要的影響：陳慧竹（2018）、Greaves等人（2017）、Turska與Stępień-Lampa（2021）、Wang等人（2021）均發現，核心自我評價與個體的心理健康具有顯著正相關。其中，Greaves等人（2017）表示獲得工作上的掌控感與提升核心自我評價是幫助已婚工作婦女維持心理健康、減緩工作倦怠的重要因素。而Oh（2022）、Rey等人（2012）、Saleem等人（2022）分別以西班牙及韓國青年為研究對象指出，核心自我評價可預測主觀幸福感，其中Saleem等人發現核心自我評價完全中介了正念特質對心理幸福感的影響；Rey等人的研究則表明，核心自我評價與後設情緒中的「情緒區辨力」以及「情緒修復力」有顯著正相關。在情緒相關研究中也發現類似的結果，陳郁翔（2019）、Extremera與Rey（2018）、Ghasemi等人（2021）皆表示核心自我評價與正向



情感呈現顯著正相關，尤其Ghasemi等人研究發現，醫學院學生的核心自我評價與積極情緒、樂觀情緒和生活意義間，皆存在顯著相關性，而希望感則為之間的中介效果。換句話說，核心自我評價、希望感以及正向情感在學生尋找人生意義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有研究團隊針對癌症患者與身障者的核心自我評價進行探討，在身障者的研究中顯示，核心自我評價藉由降低壓力、調節情緒以及提升對社會支持的感知，使身障大學生提升了對自身障礙的接受度以及工作、學業和社交自我效能，進而正向影響身障大學生的生活滿意度（Smedema et al., 2015; Smedema et al., 2022）。而在癌症患者的研究中則發現，核心自我評價是預測癌症患者生活機能水準的重要因素，與患者的認知功能及情感功能呈現顯著正相關（Kaya et al., 2022），呼應了核心自我評價所涵蓋的情緒穩定度之特質意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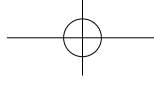
整合上述，可看出核心自我評價是個人生活品質感受和心理幸福的積極預測因素，對於外在知覺、內在情緒調適皆具有正面影響力，且適用於不同群體對象，是人類共有的心理特質。

（五）核心自我評價與壓力及衝突因應

有關核心自我評價與壓力及衝突因應的關係，杜秉叡與黃鈺涵（2014）、柳建興與李慧（2014）、陳郁翔（2019）、Gbadamosi與Ross（2012）均顯示核心自我評價與壓力感受呈現穩定的負相關。其中杜秉叡與黃鈺涵的研究指出核心自我評價可有效調節在職專班學生在人際衝突層面的壓力源，進而提高其工作滿意度。在探討衝突的相關研究中，Oh（2022）也發現，高核心自我評價的大學生面對人際衝突時，較不容易視此衝突為威脅，因此負面情緒反應較低，核心自

我評價者小。同樣地，當員工在職場與家庭衝突中所獲得的外部支持不足時，核心自我評價可部分補償衝突所帶來的負面感受（St-Onge et al., 2020）。上述文獻可看出核心自我評價越高，對於壓力、衝突與挫折的容忍度也越高。類似的結果亦出現在其他研究裡：金子琳（2018）表示人格特質與核心自我評價可預測國小教師的挫折復原力；而黃苓毓（2012）則指出高核心自我評價者的挫折耐受度較高，因此較能協助自己調節感受以適應當下環境所存在的限制。

在過去的研究中，壓力及挫折往往與憂鬱情緒，甚至自殺想法及行為脫離不了關係，對此不少專家學者也進行了深入探究（Wojtyna et al., 2017; Zhao & Shi, 2018; Zou et al., 2022）。Wojtyna等人（2017）探討了阿茲海默病患之照顧者的自我照顧，指出高壓力、低核心自我評價、低社會支持、低生活滿意度以及情緒導向因應模式，是預測照顧者憂鬱傾向的重要指標，因此提升照顧者的核心自我評價以及社會支持，可協助他們更能安頓身心狀態。而Zou等人（2022）則表明核心自我評價是預防青少年自殺意念的積極保護因子，且核心自我評價在憂鬱症及自殺意念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果。學者們更聚焦於網路霸凌對青少年身心造成的負面影響，Quintana-Orts等人（2022）發現當青少年的核心自我評價在平均值以下時，網路霸凌對於其自殺念頭呈現顯著的關係，但當核心自我評價高時，網路霸凌與自殺念頭之間並沒有顯著影響；有關箇中意涵，Peláez-Fernández等人（2021）表示高核心自我評價的青少年可能更有能力處理自己因網路欺凌事件而引起的負向情緒反應，因此他們往往也較不容易出現錯誤的補償行為（如：自殺或網路成癮）。此結



果與在「生活與心理適應情形」類別所提及Smedema等人（2015）的研究有異曲同工之妙，對於因為自身殘缺或外在環境而額外承受過多壓力的人來說，核心自我評價能協助自身重整情緒並有效因應可能面臨的挑戰。

整合上述，重視自我價值、肯定自身存在意義為核心自我評價的積極意涵，對於個人感知自身壓力狀態、因應外來的負向刺激與挑戰有著強而有力的關聯，而如何提升個體核心自我評價，可視為憂鬱及自殺防治的重要預防方向。

（六）核心自我評價量表之檢驗

此類別筆者共彙整了4篇研究，主要為檢驗翻譯量表的信效度與結構。專家學者分別檢驗了西班牙、土耳其、中國及德國版本的核心自我評價量表，結果顯示在跨國文化下的核心自我評價量表仍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以及解釋力。然特別的是，研究皆顯示量表為具有正向核心自我評價與負向核心自我評價的雙因素結構（Beléndez et al., 2017; Kaya, 2022; Sun & Jiang, 2017; Zenger et al., 2015）與Judge等人（2003）呈現的單維結構結果不同。此外，Zenger等人（2015）的研究指出個體的健康狀態以及失業時間與正向核心自我評價的相關性較高；而焦慮及憂鬱則與負向核心自我評價更有關聯。上述研究除了驗證跨文化之核心自我評價適用性，同時呼應了前述「核心自我評價的性質」之論點，核心自我評價具有積極與消極兩種面貌，且各自存在不同的功能。

肆、結論與建議

依據統整的文獻分析及結果，筆者提出以下結論及應用之建議：

一、研究對象

近十年核心自我評價的研究多以成年全職工作者為主要研究對象，國外則以全職工作者及大學生為主，並延伸領域至醫療及特教相關，而國內研究中全職工作者佔絕大多數。可能反映出臺灣企業對於職場工作的期待以及人力資源選才的重視性，員工如何評價自我價值亦影響著其表現狀態，然而此趨勢也可能展現出國內研究的單一化。在不同年齡階層下其核心自我評價發展狀況為何？在臺灣多元文化之下，不同群體中又存在何種差異？值得更進一步探討，因此筆者建議可增進國內不同生涯階段對象或不同文化群體之研究，以增添國內核心自我評價研究的豐厚度。

二、核心自我評價狀態

不論國內外研究皆顯示，學生普遍具有中等或中上程度的核心自我評價，其發展與家庭管教態度有關聯。高中以下的男性核心自我評價高於女性，但大學之後則沒有顯著差異。而全職工作者同樣為中等或以上，尤其教師的核心自我評價普遍達中高程度，其發展與人格差異、婚姻家庭和生命經驗有關。性別與核心自我評價的關係則結果不一。在本文中雖未網羅到跨文化比較之相關研究，然東西方文化對於個體自我概念的養成觀點不盡相同，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下所造就的核心自我評價是否存有差異性，值得更深入了解。

三、研究主題及結果

近十年國內外文獻主要顯示出核心自我評價的各項應用，包含工作與學習



狀態、生涯發展與規劃、生活及心理適應、壓力及衝突因應等，可看出其範圍相當廣泛，且研究皆支持核心自我評價極具意義與價值。在理論的驗證上，研究結論顯示出核心自我評價存在正負向兩種特質，且應存有一個臨界點，過高跟過低皆可能帶來負面影響。核心自我評價帶給個體相信自我價值與能力的自信，而身處華人地區的臺灣，素有「以謙卑為美德」的文化，是否在社會期待的不同下，核心自我評價的展現會因此存在差異，如同前述之跨文化探討般，值得加以研究之。

四、實務工作的研究與應用

核心自我評價的研究仍處於相關調查和理論驗證的階段，尤其在國內多屬組織心理學、工商心理學及人資管理範疇中，少有諮商領域的相關研究，更遑論諮商理論及實務的應用，然如同Judge等人（2009）所說，核心自我評價是內外在交互循環形成的狀態，雖然多數人認為人格不會輕易改變，Stanhope等人（2013）卻相信，仍有透過提高個體的各项子特質以達到增加核心自我評價的方法。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深入探索如何介入以提升核心自我評價，例如諮商理論的結合及運用、治療技術或模式的運行成效，以及在介入之下核心自我評價的發展歷程如何，將更益於實務工作者未來之參考與應用。

再者，從研究結果可看見核心自我評價與個人的主觀幸福感、滿意度、情緒調節、挫折壓力容忍度、身心狀態等有關，且與自殺行為防治也存在重要關聯，因此在諮商與治療實務中，可將核心自我評價作為治療成效與風險評估的指標，並透過核心自我評價的調節以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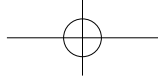
助個案維持良好身心品質。

五、核心自我評價量表的在地化發展

自Judge等人（2003）發展了CSES，國外便大量以此量表進行研究，尤其在學者於網路開放授權後（<http://www.timothy-judge.com/Measures.htm>），不同語言之翻譯研究更加迅速且蓬勃地發展。然而在臺灣，核心自我評價的測量並無統一的繁體中文使用工具，多仰賴學者獨立翻譯進行研究，且根據其樣本與驗證結果之不同，所修訂的題項及選項天差地別，使研究增加了許多潛在翻譯與解讀上之差異，也使後續研究若想進行結果間的相互比較出現困難。因此建議未來可進一步發展以臺灣文化為翻譯基礎並檢驗的繁體中文統一工具，將有助於後續學者及實務工作研究及運用。

參考文獻

- 王佳琳（2017）。國民中學教師人格特質、情緒勞務之相關研究—以核心自我評價為中介效果〔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 王迺玟（2012）。國民中學教師之教師自主、核心自我評價與敬業貢獻度之相關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 王智弘（2018）。教師核心自我評價的脈絡與意涵。臺灣教育，713，27-33。
- 任淑芳（2020）。主管性別重要嗎？核心自我評價與僕人領導的關係〔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興大學。
- 余明仁（2019）。跨界選擇非傳統性別科系的性別角色與社會期望及其影響之研究。臺灣性學學刊，25（1），31-59。https://doi.org/10.3966/1608



- 57872019052501002
- 吳美連、莊文隆、洪培峻（2012）。職場新鮮人之核心自我評價、創業動機與創業傾向關係之研究—以南部某大學為例。《中原企管評論》，**10**（1），73-92。https://doi.org/10.30104/cymr.201204.0004
- 杜秉叡、黃鈺涵（2014）。人格會調節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嗎？多國籍企業管理評論，**8**（2），123-149。https://doi.org/10.3966/199553922014090802002
- 林安仰（2019）。飯店內核心自我評價對工作投入之效益：論師徒功能之調節作用〔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 金子琳（2018）。國小教師人格特質、核心自我評價與挫折復原力之相關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 柳建興、李慧（2014）。探究核心自我評價對高校學生壓力和社會支持的仲介作用。《諮商與輔導》，**337**，22-26。
- 胡丞筑、呂宛蓁（2020）。生涯建構理論視角：運動教練核心自我評價與職涯高原之關係。《臺灣運動心理學報》，**20**（3），1-20。https://doi.org/10.6497/bsept.202011_20(3).0001
- 徐美雯（2014）。員工核心自我評價對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財務獎勵的中介角色與顧客公平的調節效果〔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輔仁大學。
- 張珮珊（2021）。國中教師情緒勞務對工作滿意度之影響—以核心自我評價為調節變項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 張苑蔚（2016）。國民中學資優教育教師核心自我評價與角色認同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 張耀忠（2020）。國中教師核心自我評價、教師效能與敬業貢獻度之相關研究—以組織公民行為為中介變項〔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 莊文隆、簡吉聲、陳盈宏（2012）。The effects of volunteer soldiers' social network on their global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ore self-evaluation。《管理研究學報》，**11**（2），111-133。https://doi.org/10.6626/mr.2012.11(2).05
- 陳冠年、林淑慧（2021）。工作形塑的重要性：探討核心自我評價與角色外顧客服務行為關係之中介效果。《勞資關係論叢》，**23**（1），80-93。
- 陳郁翔（2019）。核心自我評價、工作壓力、正向情感、工作滿意度、組織公民行為與退卻行為關係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央大學。
- 陳福生（2017）。個人與組織適配度和核心自我評價對員工管理抱負及組織承諾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央大學。
- 陳蕙竹（2018）。心理狀態與核心自我評價、個人與工作適配度及工作倦怠關係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央大學。
- 黃苓毓（2012）。組織限制與組織挫折：知覺組織支持、負向認同與核心自我評價之調節效果〔未出版之碩士論文〕。中原大學。
- 黃琪媛（2018）。知覺社會支持與工作滿意、組織承諾關係之研究：以核心自我評價為中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交通大學。
- 黃愛雯（2013）。績效評核公平認知與工作滿意關係之研究—核心自我評價的調節作用〔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嘉義大學。
- 楊淳安（2020）。工作保障與組織公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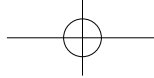
- 行為、敬業精神關係之研究：論核心自我評價之調節作用〔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央大學。
- 蔡佳諺（2021）。高中生核心自我評價、家長因應子女生涯行為及其生涯調適力之相關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嘉義大學。
- 蔡霽湘（2020）。稅務人員核心自我評價對離職傾向的影響：工作壓力與情緒智慧之中介效果〔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致理科技大學。
- 鄭思廷（2019）。核心自我評價對工作生涯滿意的影響—以工作家庭增益為中介效果〔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
- 繆敏志、施權峰（2021）。核心自我評價、職家增益與工作承諾：中介與調節效果模式。人力資源管理學報，**21**（1），57-82。https://doi.org/10.6147/jhrm.202106_21(1).0003
- 藍若寧（2020）。諮商心理師原生家庭經驗與諮商自我效能之相關研究—以核心自我評價為中介變項〔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清華大學。
- 嚴敏慈（2017）。核心自我評價、管理抱負、當責感知與職涯成功之探討〔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央大學。
- Bailey, J. A. (2003). Self-image, self-concept, and self-identity revisited.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95*(5), 383-386.
- Bandura, A. (1986). The explanatory and predictive scope of self-efficacy theory.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3), 359-373. https://doi.org/10.1521/jscp.1986.4.3.359
- Beléndez, M., Gómez, A., López, S., & Topa, G. (2017).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Spanish version of the Core Self-Evaluations Scale (CSES-SP).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22*, 195-197.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7.10.034
- Bono, J. E., & Judge, T. A. (2003). Core self-evaluations: A review of the trait and its role in job satisfaction and job performance.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7*(11), 5-18. https://doi.org/10.1002/per.481
- Bowling, N. A., Wang, Q., Tang, H. Y., & Kennedy, K. D. (2010). A comparison of general and work-specific measures of core self-evaluation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76*(3), 559-566. https://doi.org/10.1016/j.jvb.2010.01.008
- Broucek, W. G. (2005). An examination of core self evaluations (CSE) in an academic setting: Does CSE generalize to students? *Journal of College Teaching & Learning*, *2*(2), 59-62. https://doi.org/10.19030/tlc.v2i2.1779
- Chang, C.-H., Ferris, D. L., Johnson, R. E., Rosen, C. C., & Tan, J. A. (2012). Core self-evaluations: A review and evaluation of the literature. *Journal of Management*, *38*(1), 81-128. https://doi.org/10.1177/0149206311419661
- Combs, A. W. (1962). *Perceiving, behaving, becoming: A new focus for education*.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 Debicki, B. J., Kellermanns, F. W., Barnett, T., Pearson, A. W., & Pearson, R. A. (2016). Beyond the Big Five: The mediating role of goal orient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e self-evaluations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Education*, *14*(3), 273-285. https://doi.org/10.1016/j.ijme.2016.05.002
- Di Fabio, A., & Busoni, L. (2009).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Ital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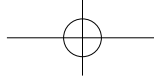
- version of the Core Self-Evaluation Scale (CSES) with high school students. *Counseling Giornale Italiano di Ricerca e Applicazioni*, 2, 73-83.
- Di Fabio, A., Palazzeschi, L., & Bar-On, R. (2012).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traits, core self-evaluation,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ies. *Journal of Employment Counseling*, 49(3), 118-129. <https://doi.org/10.1002/j.2161-1920.2012.00012.x>
- Extremera, N., & Rey, L. (2018). Core self-evaluations are associated with judgments of satisfaction with life via positive but not negative affec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30, 112-116.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8.03.054>
- Gbadamosi, G., & Ross, C. (2012). Perceived stress and performance appraisal discomfort: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core self evaluations and gender. *Public Personnel Management*, 41(4), 637-659. <https://doi.org/10.1177/009102601204100404>
- Ghasemi, N., Goudarzi, M., Sepahvandi, M. A., & Gholamrezaie, S. (2021).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of the core self-evaluation, positive emotion and optimism with meaning in life in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hope. *Bimonthly of Education Strategies in Medical Sciences*, 14(1), 1-11.
- Greaves, C., Parker, S., Zacher, H., & Jimmieson, N. (2017). Working mothers' emotional exhaustion from work and care: The role of core self-evaluations, mental health, and control. *Work and Stress*, 31(2), 164-181. <https://doi.org/10.1080/02678373.2017.1303760>
- Gurbuz, S., Costigan, R., & Teke, K. (2021). Does being positive work in a mediterranean collectivist culture? Relationship of core self-evaluations to job satisfaction, life satisfaction, and commitment. *Current Psychology*, 40(1), 226-241.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18-9923-6>
- Harter, S. (1993).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low self-esteem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R. F. Baumeister (Ed.), *Self-esteem: The puzzle of low self-regard* (pp. 87-116). Plenum Press.
- Hiller, N., & Hambrick, D. (2005). Conceptualizing executive hubris: The role of (hyper-) core self-evaluations in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6, 297-319. <https://doi.org/10.1002/smj.455>
- Judge, T. A. (2009). Core self-evaluations and work succes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1), 58-62. <https://doi.org/10.1111/j.1467-8721.2009.01606.x>
- Judge, T. A., & Bono, J. E. (2001). Relationship of core self-evaluations traits-self-esteem, generalized self-efficacy, locus of control, and emotional stability-with job satisfaction and job performance: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6(1), 80-92. <https://doi.org/10.1037/0021-9010.86.1.80>
- Judge, T. A., Bono, J. E., Erez, A., & Locke, E. A. (2005). Core self-evaluations and job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role of self-concordance and goal attainmen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0(2), 257-268. <https://doi.org/10.1037/0021-9010.90.2.257>
- Judge, T. A., Erez, A., Bono, J. E., & Thoresen, C. J. (2003). The core self evaluations scale: Development of



- a measure. *Personnel Psychology*, 56(2), 303-331. <https://doi.org/10.1111/j.1744-6570.2003.tb00152.x>
- Judge, T. A., Hurst, C., & Simon, L. S. (2009). Does it pay to be smart, attractive, or confident (or all three)? Relationships among general mental ability,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core self-evaluations, and incom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4(3), 742-755. <https://doi.org/10.1037/a0015497>
- Judge, T. A., Locke, E. A., Durham, C. C., & Kluger, A. N. (1998). Dispositional effects on job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role of core evaluation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3(1), 17-34. <https://doi.org/10.1037/0021-9010.83.1.17>
- Kaya, C. (2022). Preliminary psychometric validation of the Turkish version of the core self-evaluations scale for people with cancer in Turkey. *Journal of Rehabilitation*, 88(2), 66-73.
- Kaya, C., Chan, F., & Bezyak, J. (2022). Factors impacting functioning level of cancer survivors in Turkey.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Bulletin*, 1-13. <https://doi.org/10.1177/00343552221087166>
- Kong, F., Wang, X., & Zhao, J. (2014). Dispositional mindful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role of core self-evaluation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6, 165-169.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3.09.002>
- Koumoundourou, G., Tsaousis, I., & Kounenou, K. (2011). Parental influences on greek adolescents'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i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re self-evaluations. *Journal of Career Assessment*, 19(2), 165-182. <https://doi.org/10.1177/1069072710385547>
- Law, K. S., Wong, C.-S., & Mobley, W. H. (1998). Toward a taxonomy of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3(4), 741-755. <https://doi.org/10.2307/259060>
- Nastasa, M., Florinda, G., Buruian, D., & Oprea, B. (2020). Teachers' work-home interaction and satisfaction with lif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re self-evaluations.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1(6), 806-820. <https://doi.org/10.1080/01443410.2020.1852182>
- Oh, S. (2022). Core self-evaluation, emotional reactivity to interpersonal conflic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horizontal collectivism. *Sustainability*, 14(5), Article 2515. <https://doi.org/10.3390/su14052515>
- Packer, E. (1985). *Understanding the subconscious*. Jefferson School of Philosophy,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 Peláez-Fernández, M. A., Chamizo-Nieto, M. T., Rey, L., & Extremera, N. (2021). How do cyber victimization and low core self-evaluations interrelate in predicting adolescent problematic technology u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8, Article 3114.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8063114>
- Peláez-Fernández, M. A., Mérida-López, S., Rey, L., & Extremera, N. (2022). Burnout, work engagement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Spanish teachers: The unique contribution of core self-evaluation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6, Article 111727.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22.111727>



- Piccolo, R. F., Judge, T. A., Takahashi, K., Watanabe, N., & Locke, E. A. (2005). Core self evaluations in Japan: Relative effects on job satisfaction, life satisfaction, and happines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26(8), 965-984. <https://doi.org/10.1002/job.358>
- Quintana-Orts, C., Mérida-López, S., Chamizo-Nieto, M. T., Extremera, N., & Rey, L. (2022). Unraveling the links among cybervictimization, core self-evaluations, and suicidal ideation: A multi-study investigat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86, Article 111337.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21.111337>
- Rey, L., Extremera, N., & Durán, M. A. (2012). Core self-evaluations, meta-mood experience, and happiness: Tests of direct and moderating effec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3(3), 207-212.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2.03.009>
- Rotter, J. B. (1966). 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control of reinforcement.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General and Applied*, 80(1), 1-28. <https://doi.org/10.1037/h0092976>
- Saleem, M., Rizvi, T., & Bashir, I. (2022). Muslim students' dispositional mindfulness and mental well-be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re self-evaluation. *Islamic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Journal*, 5(1), 1-14. <https://doi.org/10.25217/igcj.v5i1.2175>
- Shavelson, R., Hubner, J., & Stanton, G. (1976). Self-concept: Validation of construct interpretations.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46, 407-441. <https://doi.org/10.3102/00346543046003407>
- Sherer, M., Maddux, J. E., Mercandante, B., Prentice-Dunn, S., Jacobs, B., & Rogers, R. W. (1982). The Self-Efficacy Scale: 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Psychological Reports*, 51(2), 663-671. <https://doi.org/10.2466/pr0.1982.51.2.663>
- Smedema, S. M., Chan, F., Yaghmaian, R. A., Cardoso, E. D. S., Muller, V. R., Keegan, J. P., Dutta, A., & Ebener, D. J. (2015). The relationship of core self-evaluations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Evaluation of a mediator model. *The Journal of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and Disability*, 28(3), 341-358.
- Smedema, S. M., Lee, D., & Bhattarai, M. (2022).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of core self-evaluations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Bulletin*, 65(2), 129-139. <https://doi.org/10.1177/0034355221993569>
- Srivastava, A., Locke, E. A., Judge, T. A., & Adams, J. W. (2010). Core self-evaluations as causes of satisfac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eking task complexity.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77(2), 255-265. <https://doi.org/10.1016/j.jvb.2010.04.008>
- St-Onge, S., Haines, V. Y., Ballesteros-Leiva, F., & Poilpot-Rocaboy, G. (2020). Core self-evaluations, social support and life-domain conflicts. *Personnel Review*, 50(4), 1112-1127. <https://doi.org/10.1108/pr-03-2020-0146>
- Stanhope, D. S., Pond, S. B., & Surface, E. A. (2013). Core self-evaluations and training effectiveness: Prediction



- through motivational intervening mechanisms. *Th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8*(5), 820-831. <https://doi.org/10.1037/a0032599>
- Sun, C., Xu, J. H., & Song, Y. P. (202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styles and self-congruence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Core self-evaluation as a mediator.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48*(12), Article e9479. <https://doi.org/10.2224/sbp.9479>
- Sun, P., & Jiang, H. (2017).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Core Self-Evaluations Scale. *Current Psychology*, *36*(2), 297-303.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16-9418-2>
- Turska, E., & Stępień-Lampa, N. (2021). Well-being of Polish university students after the first year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he role of core self-evaluations, social support and fear of COVID-19. *PLoS One*, *16*(11), e0259296.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59296>
- Valls, V., González-Romá, V., Hernández, A., & Rocabert, E. (2020). Proactive personality and early employment outcom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career planning and the moderator role of core self-evaluation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119*, Article 103424. <https://doi.org/10.1016/j.jvb.2020.103424>
- Wang, Q., Burns, G. N., & Zhang, Y. (2021). Longitudinal tests of stressor-strain relationships among employed students: The role of core self-evaluations. *Applied Psychology*, *71*(1), 197-218. <https://doi.org/10.1111/apps.12317>
- Widra, J. M., & Amidon, E. (1987). Improving self-concept through intimacy group training. *Small Group Behavior*, *18*(2), 269-279. <https://doi.org/10.1177/104649648701800209>
- Wojtyna, E., Pyszkowska, A., Cembrzynska, M., & Wiszniewicz, A. (2017). Core self-evaluation and depression among caregivers of Alzheimer disease patients. *European Psychiatry*, *41*, 544. <https://doi.org/10.1016/j.eurpsy.2017.01.761>
- Yu, K. (2016). Better and worse: A dual-process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e self-evaluation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Front Psychol*, *7*, Article 1579.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6.01579>
- Zenger, M., Körner, A., Maier, G. W., Hinz, A., Stöbel-Richter, Y., Brähler, E., & Hilbert, A. (2015). The Core Self-Evaluation Scal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German version in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97*(3), 310-318. <https://doi.org/10.1080/00223891.2014.989367>
- Zhao, X., & Shi, C. (201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and core self-eval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mediation effects of suicidal attitud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9*, Article 598.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8.00598>
- Zou, S., Song, X., Tan, W., Deng, F., Zhang, H., Xu, H., Tao, Y., Tang, X., Tang, X., Xiong, P., Huang, H., Huang, Y., Li, L., Yang, W., Zeng, H., Liu, G., Shen, X., Zhao, H., Chen, Y., ..., Yin, L. (2022). Core self-evaluation as mediator between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uicidal ideation i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302*, 361-366. <https://doi.org/10.1016/j.jad.2022.01.093>